

■巴山风物 ■渝水乡愁



廖建国



程 华



唐利春



戴 伶



李元胜



许大立



徐文峰



宋 尾



赵 瑜



文 猛



汪应钦

与城市同行 为时代写真

——《两江潮》，请听朋友们对你说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展现巴山风物，诉说渝水乡愁。
12月9日—10日，重庆日报《两江潮》副刊的10余位作家朋友相聚柚香正浓的梁平，参加重庆日报《两江潮》副刊作者座谈会暨梁平采风创作活动。

这些作家中，有的是《两江潮》的老朋友，和这份底蕴厚重的副刊有着几十年的交情，亲历了它不断成长的过程；有的是《两江潮》的新朋友，为它的精进注入了活力、贡献了力量；有的曾是《两江潮》的编者，帮助一批批作者在文坛崭露头角，从重庆走向了全国。

《两江潮》创刊于上世纪70年代，是重庆报纸历史最悠久的副刊。《两江潮》在作家们的文学之路上是一个怎样的存在？他们又希望这位朋友如何前行呢？

当你的作者很幸福 朋友们和《两江潮》情谊绵长

从1981年开始创作诗歌算起，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元胜已在文学之路上行走40年。回顾来时路，《两江潮》是绕不过的一个朋友。

1985年3月，李元胜进入重庆日报副刊部工作。在此工作期间，他参与、组织笔会，对话名家，乐此不疲地在文学的土壤上耕耘。他说：“很多人在《两江潮》这个‘摇篮’里成长起来，我只是其中一个，也是最大的受益人。”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赵瑜、重庆市作协会员廖建国都是南岸区的作家，他们也有很多心里话要和《两江潮》诉说。

赵瑜动情地说：“我是《两江潮》培养的作家，当《两江潮》的作者，幸福感很强。”

廖建国说，在《两江潮》发表作品值得骄傲，“每当发表了作品，晒在朋友圈，全国各地

很多作家都非常羡慕。”

中国作协会员、高级记者许大立和《两江潮》有着很深的渊源。“我是《两江潮》的‘老人’了。”他说，上世纪90年代，他曾任重庆日报副刊部主任。让他感触颇深的是，《两江潮》一代代编辑薪火相传，怀着一颗匠心为作者提供暖心服务。

“老前辈许可曾告诉我一个小窍门，在剪装着投稿书信的信封时，剪一半就可以取出稿件，不要一刀就剪下去，容易剪损到稿件。他还建议我改好稿件后，给作者复印一份寄过去，让作者直观地看到稿件修改前后的差别。”许大立说，这些细节对他影响至深，他也将这份亲和和较真传承给后辈，“如今，《两江潮》厚重、大气、严谨，办得真是不错！”

“《两江潮》的编辑们专业、敬业，我那篇写时代楷模杨雪峰的报告文学改了五六遍，简直被编辑‘逼’到了墙角。”女作家程华笑着说，“我是最近一些年和《两江潮》亲热起来的。”

她所说的那篇报告文学，名为《君自垂千古 吾犹恋一生——杨雪峰妻子的心路历程》，在2018年8月7日的《两江潮》上整版刊发。这篇历经扎实采访、精心打磨的报告文学，后来获评第二十二届重庆新闻奖一等奖。

你从不孤芳自赏 一直致力于书写新时代 动人故事

今年9月26日，程华的报告文学《永不告别》又一次占据《两江潮》整个版面。在文章中，她用细腻、冷静的文字书写了时代楷模王红旭的感人故事。

她感慨地说，《两江潮》虽然是副刊，但一直与时代同频共振，保持着对重大事件的关注、对百姓生活的关照。“她从来没有孤芳自赏、自娱自乐，而是在价值引领、文化担当、弘扬城市文脉方面不遗余力地贡献着力量。”



座谈会现场。
本版图片由通讯员 蒋昊君 摄

对此，万州区作协主席文猛也很有同感。他说，《两江潮》特别注重记录时代、生活、思想的痕迹，对于书写大时代中发生的大事、喜事、感人事，可以说从来没有缺席。在《两江潮》上，看到的是流露出浓郁时代气息、厚重人文气息的文学佳作，而不是风花雪月、小情小趣的小品。《两江潮》就像是剥洋葱一样，每周剥一层，总有一天会让人泪流满面。

9月30日，电影《长津湖》上映，迅即引发观影热潮，成为当时引人瞩目的文化事件。而《两江潮》编辑提前就邀请许大立观看该片的点映场，并撰写影评。

“这是一部好片子，在编辑的邀约下，我看完影片后抓紧完成影评。”许大立介绍，他在这篇文艺评论《那些英雄永远铭刻心碑——观战争巨片〈长津湖〉》中写道：“抗美援朝的故事讲的写的拍的已经很多很多，看了《长津湖》，我觉得还远远不够。这些故事还得继续讲下去写下去拍下去。因为，一个民族的记忆必须代代传承，必须时时存档刷新。”

与《两江潮》交往多了，作家们注意到，除了注重文学性，《两江潮》还强调纪实性，作者

要情系“小人物”，胸怀大时代，用灵动和精炼的语言讲述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时代背景下发生的精彩故事。今年1月1日，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戴伶在《两江潮》发表的《十八梯和我》一文就是一例。
当时，十八梯即将涅槃重生，在重庆母城的历史文脉之上，展示新重庆厚重的文化愿景。在这篇文章中，戴伶以十八梯居民赵华明的视角切入，将自己担任十八梯旧城改造指挥部的指挥长后，亲历十八梯改造和建设的经历娓娓道来，让读者真切感受到市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不久，该文还被《中国副刊》刊用。

希望你一年更比一年“潮” 输出城市应有的生活美学和文化趣味

《两江潮》如何继续保持潮涌两江的态势，一潮高过一潮呢？

李元胜认为，报纸副刊要与一座城市的新生力量、先进力量同行，要输出这座城市

一个院落的嬗变

“是的。”

男子的讲述慢慢揭开了我心中的迷雾。这棵树有五百多年历史，是吉祥古树，也是文化地标。相传数百年前，一位老者拖家带口沿着成渝古道来到夔州，当看到这片绿畴沃野时，一家人决定搭建卧棚，定居下来。开荒翻地时，他们无意发现荒草间有一株迎风飘舞的白果树苗，叶片上挂着晶莹的晨露。

老者大喜，将小树苗连土一起移栽到窝棚前的空地上。“这代表我们在此立地生根，也希望我们家族像这棵树一样，能够根深树壮，百果绵延。”此后白果不断成长，见证了家族的繁衍，也见证了这个院落的兴衰。

数十年前一个闷热的夏夜，天空乌云翻滚，暴雨倾盆。一道刺目的闪电撕裂了黑暗的天幕，接着惊雷炸响。这棵大树被拦腰斩断，活活劈死。数年之后，树死去的残躯生出一株小小的黄葛树。也许是鸟儿，也许是风，无意带来种子，让白果树重生，于是黄葛树与白果树就这样彼此拥抱，开始新的轮回。

有人说这是一场生生世世的爱情，也有人说这是羊羔跪乳乌鸦反哺的母子深情，总之让人感动又唏嘘。

大院子几经变迁，从繁华到衰落，一个大家族的三进大院子后来分给各家各户，院子又出现一片生机。随着时间推移，很多人离开大院子，搬的搬，拆的拆，后面一大片坍塌，被辟为菜园和庄稼地。随着古树复活至茁壮，现在，这个院子又换了一身漂亮的衣衫，修葺，夯实，整理，粉墙，彩绘，它以漂亮而崭新的容颜出现在世人眼中。

房前屋后，栽满了鲜花绿树，乡间小路被拓宽为水泥土，通到每家每户。来风街道立足此地人文生态优势，因地制宜地打造白果树院落，环境提升，让这里成为了乡风文明、生态宜居、产业兴旺、人人向往的美丽乡

村范本。

庭院依旧宽敞，更加干净整洁。一侧侧的红木架上搭起“惠民电影放映点”，不时上映坝坝电影。夏日时节，田野里萤火虫飞舞，院坝里月光洒满一地，老老少少的乡亲们晚饭后从四邻八乡赶来，围坐树下，看电影，谈农事，叙乡情，一片欢声笑语。

“你们这里真是美如天堂！”我忍不住由衷赞叹。

“可不是吗？几乎天天都有人来，城里人羡慕得很。”白发奶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些人慕名来到这里，用惊讶的目光仰望古树，羡慕我们的人居环境优美，呵呵，也羡慕我们新农村生活的美好。其实，说来还是要感谢共产党啊，现在的政策太好了！”中年男子憨厚地说。

正说话时，几个孩子说说笑笑放学回家，与大人打过招呼，绕着院坝蹦蹦跳跳，追逐打闹。

“当心摔，还不去做作业？！”奶奶佯装呵斥孩子们。

“不得摔，打扫得这么干净！嘻嘻嘻嘻……”一个身穿红色校服的男孩调皮地回头对奶奶伸了伸舌头。

“要得，马上去做。做完了我们再来树下拉猫（本土方言，意为‘捉迷藏’）。”另一个女孩乖巧地回答道。

几个孩子很快跑回家，端出板凳，在屋檐下写起作业来。
在院子里流连，看周边的石凳、石桌、石臼、石磨、石猪槽，静静诉说过去：一望无际的淡绿浅黄，带着此刻的喜悦在天空下蔓延。

我大口大口呼吸着空气，空气甜润清新。我知道吸进去的，还有数百年的时间和烟火的味道。

这异变的大树，异变的院子，见证了生命的奇迹，也见证了这个院落的嬗变。

雨后初晴，一阵风过，大树宽大的叶片愉快地舞蹈，发出一阵喧哗的笑声。

【绝活亮出来】

啊啦调

□彭鑫

酉阳黑水大坪山，三更夜，月如钩。松涛几朵，虫鸣数颗星，山野宁静似太古。

歌师双目微闭，嘴角轻抿，一袭对襟白衫纹丝不动。细沙河凝住波涛，天马山昂首静立，尖子峰默然高耸。安然。恬然。

“啊，啦——啦——啦……”一支支穿云之箭，直冲云霄，倾泻出一种种辛劳，倾泻出一腔腔的浓情蜜意。“啊，啦——啦——啦……”翻山越岭，敏捷如豹；“啊，啦——啦——啦……”割禾打谷，强健如牛；“啊，啦——啦——啦……”修房上梁，身轻如燕。“啊，啦——啦——啦……”是村词，无义，却是酉阳民歌的盐，衬出了酉阳民歌的百般滋味，也衬出了日子的酸甜苦辣，打败寂寞，打败艰辛。

歌师的眸子越来越亮，仿佛是黑夜里的两颗星火。歌师的对襟白衫却越来越静，静如泰山岿然不动。“啊，啦——啦——啦……”雄浑深沉，激昂高越，山山水水都已开始回应。祖父熊念之的声音，父亲熊国发的声音，流回歌师的血液，流进歌师的歌喉。

“高山打鼓鸣声大，海内栽花根又深。十

月怀胎儿见面，为儿未报父母恩。世上人间传二美，银河天上塑双星……”歌师姓熊，名正禄，黑水镇宝剑村人，幼童时学唱，十三岁帮腔，十五岁提板。歌师的七十多年的日子，是一首歌一首歌串起来的。对歌师而言，没有歌的一天，就是没有天空没有云彩的一天，就是菜肴没有油盐酱醋的一天。

大山，大沟，大苦，大乐，大悲，大喜。大唱啊啦调。“大山的木叶烂成堆，只因小郎不会吹，几时吹得木叶响，只用木叶不用媒。啊，啦——啦——啦……”歌声在婚宴中燃烧，美丽新娘的盖头红艳如火。歌师是大山里的一个抒情高手。

歌师的弹舌声，越来越密，如夏日骤雨。三五身着对襟绿衫的壮年，开始“合腔”，鼓声与雷声顿起。空气开始灼热。呼吸开始急促。声音震撼耳膜，逼迫着心，交出焦虑，交出悲伤，交出沉默，交出忧愁，交出一个完全的自己。

世间的一切都快速移动起来。时光自由流动，过去与将来开始置换。空间自由变幻。上与前，下与后，左与右，已经无法分清。人无比清醒，又无比梦幻。一声声镇山炮，一声声安魂声。人生的一切快乐与所有痛苦开始打成一片，不断地透明，不断地升华。

心压不住了，蠢蠢欲动。想要跟着歌师喊几嗓子了。想要猛虎下山，想要蛟龙升渊，想要移山倒海，想要将全身的血燃烧。要被歌声淹没了，又要被歌声托举腾空而起了。

恍然中，看到歌声里的另一条隐秘的颜料之河。歌声飘流而过，翠竹愈加青亮；波浪愈加雪白；泥瓦愈加黛黑；吊脚楼越加橙黄；柑橘与乡民的脸蛋一起愈加红灿。

山月渐渐隐去。东方的山头，一块块红霞正在快速堆叠。新的一天即将诞生。云，山，水，树，我，都在屏气凝神。

歌师收了声。世界顿时如此宁静。宁静得大红鲤就要上钩，宁静得恋人的信笺即将开封，宁静得满山满岭的桐子花马上怒放。

□梦桐疏影

初冬，细雨霏霏，放眼四野，一片水气蒙蒙。

远处的小山坡，起伏起伏，大块大块的红苕，蔬菜地依旧一片深绿浅绿，仿佛在云烟里缓缓移动。山峦之下连着七八块荷塘，荷花早已开过，昔日满眼的粉红碧绿，现在一脸清雅素颜。而十多只鹭鸶如同白色的闪电划破寂寥的天空，随翅膀掠过的是被雨水洗过的鸟鸣，一串串清脆透明的玻璃珠子，从头顶滚下来。

路途烟雨，行人稀少。荷塘这边，是干净的乡间公路。荷塘对岸，是青瓦白墙的农家院子，依旧浓阴掩映，一片寂静。

通往对岸的路边竹栅栏上悬挂着些图片，一路看过去，才发现这里是璧山区来凤街道登凤村党建引领乡风治理的示范院落之一——白果树院落。

空阔的院坝，坝前竹木葱茏，花草缤纷，最醒目的是一棵状如巨伞的大树，被整齐洁净的水泥方砖围了起来。猛一抬头，大树如一位身穿百衲衣的老者，一身沧桑，又安然沉稳。

嘿，这不是一株黄葛树吗？绿影婆娑，盘根错节。定睛一看，树干一半蜕皮，一半残留。剥皮的一半露出伤痕累累的苍白容颜，残留的一半鱼鳞覆盖，旁逸斜出，枝叶如同摊开的手掌，残留的小小果实悬在枝头闪动。这又分明是白果（银杏）树嘛！

就在我们惊愕猜疑之时，院子走出两人。一位中年男子，另一位白发奶奶。

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这是白果树。”仔细打量，这是一棵神奇的树：下半部分是白果树，上半部分是黄葛树。再说，树上还挂着一块古树名木保护牌，写得清清楚楚：银杏。

“我们这里叫白果树大院子，就是因为它。”“白果村也因它得名吗？”我顺势而问。